

我思我写

薪火相传——鲁院第三十二届高研班学员在开学典礼上的发言

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

□董夏青青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到，“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正是生活里随处可见的人，彼时无意说出的话，给了文字成形的契机。

10年前的夏天，我陪原新疆军区文化部部长，到和田收集他长篇小说的写作素材，在墨玉县，正好赶上和田200年一遇的大洪水，连接乡跟乡的土路全冲断了。我跟部长说，“您80岁了，我自己游泳也不行，保护不了您，咱还是回吧。”部长气得不行，说：“洪水不也是素材吗？你连我一个老头子都不如，还吃得了这碗饭？”

那回跟部长跑了半个多月，感觉就像大马带小马过河。老一辈作家，将他们的文学精神和写作心得教给我这样的后辈，希望我们经过历练，终有所得。他们在前方拓荒，我们在后头赶路。试想，如果没有孙犁的《荷花淀》开先河，没有徐怀中的《西线轶事》奠基础，人们怎会知道还可凭诗性的文字打量战争与军人，让英雄走入人心？可见文学需要传统的承继，需要学习。

精神的光耀

□周如钢

20年前我来过北京，在朝阳区和通州区交界的一条小巷子里，从事着与刀具、木头为伍的营生。那时，我的脑子里闪现的是忽明忽灭的“文学艺术”，而我稚嫩又青春的手上却刻满了与“艺术”不相干的老茧，那是用木雕换取的生存记号和生存方式，远非今人所谓的“木雕艺术”。

摸索前行

□雍措

在我来的时候，我的家乡正是雪花飘扬、严寒覆盖。我离开的脚印遗留在凹村的小路上，深深浅浅，连成一条歪歪扭扭的路，回看，就如同我走过的人生。

凹村是我生活的村子，它让我成长，赋予我丰富的人生。它给予我血肉般的

诗情砥砺的如水人生

阅读《诗歌岁月》这部小说，苏北水乡诗意图宁静、温婉灵动之气扑面而来。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代语境下展开叙述，讲述了水乡女诗人——苑香妮从有天赋的青年成长为成熟诗人的心路历程。

小说的作者陶珊是一名水利职工，同时也是位出色的诗人。生活经历对作者个人和艺术生活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她以家乡（淮安）记忆为写作背景，结合诗歌创作的体会、从事水利工作的经历，描绘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间诗社青年一代的成长轨迹。

小说中作者吸收了中国古典文学创作的手法，在小说中融入大量原创诗歌。诗歌节奏、意境的平行移入，为小说增添了艺术性和可读性，其丰富的表达形式成为这部小说的精彩亮点。在整部小说中，“水”作为主线背景贯穿始终，不仅构建了人物活动的社会环境，推动了故事的发展，也很自然地烘托出女主人公如水一般的品性特点。

初恋时光：水一般的纯净

女主人公苑香妮的出场在苏北水乡——三淮市的诗刊社，这个淳朴、敏感、善良又热爱诗歌的姑娘一出现，便令人联想到自然的“美”与“好”。

高考落榜后，苑香妮以偶然的机会加入“淮滨柳”诗社，结识了初恋——中文系高才生庄硕禾。黄河故道的槐树林拉开了二人相恋的序幕，懵懂羞涩的苑香妮写出诗歌《槐花》，在阳光与流水之上，咏叹槐花的洁白、幽香，诉说古黄河畔的尘世爱意。小诗借自然之物抒发个人情感，带着清新淳朴的意味，藏着女生绯红的脸颊与动情的喜悦。

两人相识、相恋的地点——黄河故道、白马湖等地，均位于淮河下游，蕴藏着水的灵动和深邃。河流、田野、月光、水鸟、清荷等成为她诗歌的主要意象。初涉尘世的苑香妮，保持着谦卑、宁静之心，将文字赋予了大自然的生命力。

在庄硕禾的指导和鼓励下，苑香妮开始阅读国内外的一些经典诗集，生性敏感、自卑的她开始真正迈入诗歌创作的世界。然而，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恋在现实的考验中以分手为终结，庄硕禾早前吟咏的“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一语成谶，预示了分离的结局。苑香妮在爱情的梦中醒来，万念俱灰，生活只剩下苦楚和幻灭，她写下

《花祭》，将与恋人的初见比作“沐浴风吹麦浪细嗅槐花弥漫”，又以对照的手法，将逝去的恋情比作“如梦情事中的冰凉祭品”，连分手之地的月湖，仿佛也涌动着思念的泪水。自此女主人公开始思索自我之外的他人他物，开始关注现实世界，诗歌创作的主题扩展到了新的领域。

水乡陶冶了苑香妮的诗性、诗情，一花一木、一城一事都赐予了她创作的灵感。青春洋溢的苑香妮，经常身着庄硕禾送她的蓝色碎花连衣裙，一身质朴，静默寡然地沉浸在自己的诗歌世界中，而这静水流深般的良善沉静之人性，正是成为一名诗人的潜在基础。

已婚时代：水一般的坚韧

走入婚姻的苑香妮经历了家庭生活和现实生活的重重考验，水利站艰苦的工作环境考验着她的意志，磨练了她水一般的坚韧品格。

在物欲横流、充满诱惑的年代，苑香妮不求名利，勇敢地选择人生，由国营商场的正式工转入乡镇水利站做合同工。白马湖畔是她工作的地方，也是庄硕禾实习过的地方。基层工作条件艰苦，她却能在短时间内适应岗位，并苦中作乐，在湖边开辟花田，为内心留一片诗意的世界。即使生活令她一度失望，她始终心怀爱情与故人，为自己重新赢得写诗的时间和空间。她在《水信》中写道：“我只能掐一把柳眉/像掐我昨日的青丝/和着夏夜的惆怅/随水复印给你”；在《早年的爱情》中，她写下“这俗世的安宁和衰落/曾是谁的向往和追逐？”这段时期写下的大量诗歌，字字句句都寄托着她的思念与遗憾。

家庭与婚姻等现实问题，不断地考验着她。她在勇敢地生下女儿后，写了一首亮眼的诗——《生育》，将生育的痛苦，初为人母的使命感以及对女儿的殷切期望寄托在诗歌之中。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在生活的百般锤炼中，懵懂、柔弱、自卑的苑香妮开始变得勇敢、坚韧。在婆媳矛盾破裂僵化时，她下定决心买了新房搬出婆家；在丈夫融资失败时，她挺身而出，陪伴左右帮助其还完欠款……这些转变或许是因生活所迫，或许是在一定的时机下，磨难激发了她自身的潜能。

用诗内心对抗尘世喧嚣，诗人会经历哪些磨难？物质的考验、精神的考验，还有对自身的审判与解读。女主人公经历的

实在感，让我不再像没有故乡的人，无根、流离。

目前，我的小说、散文创作都源自凹村，现实中的凹村坐落在半山腰，偏僻、封闭。凹村人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自己的文字。凹村处在藏、羌、汉结合地，长时间的杂居生活，使凹村的风俗、生活方式和其他地方有所不同。独特的文化背景，让这里凸显出一种混沌的美。

凹村是我精神世界里的故土。在凹村，我是第一个接触文学创作的人。有时，我觉得自己是个罪人，打着《凹村》的幌子，来满足自己的写作欲望。深深的愧疚，让我见着每一个凹村人，每一样凹村的事物，都怀着歉意。在我的文字里，他们是一个个帮助我完成文学作品的人。在每一篇作品里，我把自己当成是凹村最大的人物，我主宰着凹村人的命运，他们却一无所知。

现在的我，还跌跌撞撞地在文学的道路上摸索前行，甚至自己的创作都还处在不稳定的情况下，能来到这里，是鲁院给我最大的鼓励。

凹村是我创作的根据地，这次鲁院的学习，是我凹村系列创作的照明灯。我会像爱我的凹村一样珍爱这里。4个月的时间，并不会很长，时间有脚，我的爱将附在时间的影子里，慢慢行走，细细品味这难得的好时光。

来之不易的缘分

□唐荣尧

我想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在陇山北稍西段的宁夏西吉县城郊。那里是被左宗棠誉为“苦脊甲天下”、被联合国粮食署的官员于1960年代评为“最不适宜人类居住地区之一”的西海固地区。一个1969年出生的残疾农民，青年时代就喜欢诗歌，但不知道怎样投稿，便用毛笔字一笔一画地将自己的诗歌写在白纸上，等到过年时，他像一个敬

业的编辑，将这些作品精选出来，把自家的门板卸下来，用浆糊贴好，一瘸一拐地背着门板到县城的繁华地段，向城里人展示自己的作品。再后来，他将这些诗作贴在自家的墙壁上，几间房子的墙上全贴满了诗，像守候自己的庄稼一样，他一直守候这些诗作。7年前，我们相遇后，我资助他建了一座乡村图书馆，他如今依然写着诗歌，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传递着书香。这个残疾的回族农民叫马建国，铁凝主席曾经到他家去过！

第二个故事是在陇山南稍西麓的甘肃华亭县一个叫雷家沟的乡村。我走进一户农家，女主人的丈夫去世了，唯一的儿子考上了县城教书。她现在依然种地，当年儿子苦读于煤油灯下的房子被她每天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简陋的一个小书架上整整齐齐地摆着儿子当年的课本和文学书籍，尤其是他儿子在县城读书时连续3年订阅的《诗刊》《星星诗刊》。得知我也曾是一位诗人时，她热心地给我燃起了炉火，找来邻居帮忙，给我特意做了一道工序繁杂、但香美无比的洋芋搅团。她骄傲地告诉我，她不识字，看不懂儿子写的诗，虽然儿子贫穷得娶不起一个城里的姑娘，最后找的是村里的一个姑娘，每到周末儿子就来乡下帮她和儿媳妇种地。那是虽然只有30公里，但却崎岖沟深的山路。但儿子一回来，村里的同龄人几乎都来帮儿子种地，都是帮着儿子干完活才去忙自己家的事情。她和那些村民都认为，一个诗人就是上天派来不能干农活的人。

和他们相比，能从遥远的西北来到这里深造，我觉得自己真的是一个幸运的人，这种幸运的背后，是我内心的不踏实。

这将促使我更加谦逊地聆听于每堂课中，让我更加坦诚而认真地和每位同学交往，也让我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缘分。同时，我也在此诚挚地希望各位同学，让鲁院的这段岁月，因为我们的学习、交流，而成为我们各自生命里的黄金时段。

□薄宁

工作、生活的磨难，她更加看淡名与利、情与欲，身上多了一份端庄、一份理智、一份深邃，并最终实现了她的梦想——成为一名合格的诗人。

苑香妮的诗歌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在诗歌朗诵会上，女儿李诗羽深情地诵读她曾写下的那首《生育》。女儿继承了她写作的天赋，并与庄硕禾的儿子结下缘分，这令苑香妮感动和欣慰。在苑香妮与庄硕禾初次相遇的古黄河畔，诗歌与爱情，将在儿女的身上延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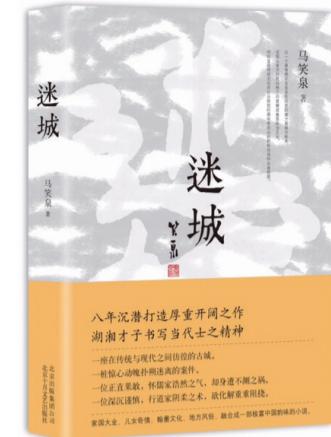
哪个年代都不缺少憧憬未来、满怀理想的青年，但生活和命运的洪流却将他们抛向了远方，时殊世异之后，是他人他物、甚至自我的面目全非。但如果能够在后代身上看到希望，回归原点找回最初的属性，又何尝不是隐忍落寞的过往岁月对人生的一种诗意补偿？小说最后一章起名“诗归途”，更像是在为女主人公寻求答案，是指回归诗歌创作，还是回归现实生活？开放性结局等待读者为女主人公做出选择。

《诗歌岁月》展现了中国式的人文主义，小说中人物的塑造体现出社会等级与差别，而女主人公苑香妮始终认为自己是被主流社会排斥的“边缘人”。在妻子、母亲、员工、诗人等多重社会身份中，她完成“诗人”这个角色最为出色。对主流社会的不融入、不理解，语言、行动异于伙伴，都凸显着她的清醒与遗世独立。苑香妮一直都追问：诗歌的意义是什么？如诗人顾城所说，“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在现实面前，诗歌可以化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抚慰人受伤的心灵，医治人精神的病痛，让人能在平凡的时代保持警惕，思索存在的意义。小说多次提及布罗茨基的诗句：“我们所放弃的，诗歌会加倍地给予我们补偿。”女主人公放弃过财富、挚爱甚至另一种人生体验，却从未放弃过成为一名诗人，并最终成为了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或许这就是诗歌给她的补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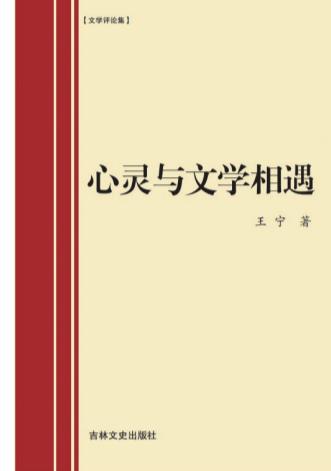
生命不易完美，所以我们要学会接受残缺；物欲不易满足，所以我们应该懂得追求一些物欲之外的不可能。因为“你够不到云彩，但并不意味着云彩不存在”。

在与水为伴的环境中成长、成熟，苑香妮的故事浸润着水乡水韵，作者也赋予了她如水般的特质——纯洁、智慧、坚韧、淡然，而生命的诗性体验——故乡、爱人、情感种种，最终化作诗歌的幻象，与她的人生同行，并引领她走向未来。

桃李天下



马笑泉是鲁迅文学院第八届、第二十八届高研班学员，其长篇新作《迷城》年初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30万字，采取双线平行叙述法，以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为时间背景，从政治、经济、地理、历史、风俗、物产等多个角度书写一个具有2500年历史的南方县城，同时呈现和探讨了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和自身局限，是一部对我们这个时代进行整体把握和正面强攻的作品。小说集中笔墨刻画了鲁乐山和杜华章这两个当代之“士”的形象，通过描绘他们不同的文化基因、性格作风、命运走向和最终相同的抉择，彰显出极具感染力的家国情怀和道义力量。小说叙述从容，描写细腻，结构严密，通篇神完气足，具有一种沉着雄浑的风格。



王宁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六届高研班学员，其文学评论集《心灵与文学相遇》近日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文集共计28万字，由文艺理论家王向峰作序。文集分为“作家作品评论”和“文学现象评论”两个部分。作者的批评文字注重心灵的感悟，与作家“以心传心”，做心灵上的交流。她的文字有情感、有温度，切近文学现场，感性与理性交融，着意追求批评文体的亲切性与可读性，塑造独具个性美感的批评写作方式。收入文集中的批评文章既有对知名作家的关注，也有对身边基层作家创作的探讨，亦有对文学现象的思索，长文短制，有感而发，具有鲜明的批评风格。



陈茂慧是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四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近日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了其散文诗集《慧光》。诗集中所录60余章散文诗，系作者十余年来创作精华，可谓旧爱与新欢并辔，灵光与物华同行。本书由极光、天光、时光三部分构成，相生相融，交相辉映。展卷如花，掠影浮光，恍惚中似见大地穹苍之间，一匹梦幻的青骢，跨越草木与河流，时隐时现于无边的月色，既蜀江之灵魅，又兼济水之弘深。其诗思湛澈，文字精美，从万物的咏叹，到生命的观照，温暖明亮的现实色彩，玄远奇妙的浪漫气息，斑斓馥郁，令人沉醉。

